

用7年时间回答“老了怎么办” 杭州14位老人的抱团养老实践



“抱团养老”小组成员聚餐。通讯员供图

韩承乙 通讯员 蔡莹

“我是老大涂仁杰,今年77岁。”“我是老三侯豫安,也是咱们小组的发起人。”4月28日,杭州市钱塘区江滨花园社区内,十余位老人依次向笔者介绍自己,以及“抱团养老”小组这个大家庭的众多温情片段。“组团”7年,小组已吸纳7户家庭、14位老人加入,成员平均年龄71岁。

从“酒友群”到“抱团养老”

“抱团养老”小组的前身,其实是个“酒友群”。

侯豫安的孩子在外省,老两口总想着在社区找些志同道合的朋友。2019年,几个常在社区党员活动日碰面的老伙计凑到一起,建了个群,平时相约喝酒、聊天。

渐渐地,侯豫安与家庭情

况相近的杨勤源、涂仁杰熟络起来,往来日益密切。此后,又有四户家庭陆续加入。

随着人员增加,大家提出是否换个群名。“夕阳红”“一家亲”……群友们各抒己见。

“咱们互相扶持,尽量不麻烦社区,不麻烦孩子,不如叫‘抱团养老’小组。”侯豫安说,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群名改了,“规矩”也要跟上。比如,群友每天要在群里打卡报平安。一次,侯豫安凌晨送老伴急诊,微信步数异常,马上被小组成员吴广地发现,天一亮就赶到医院。

“我不会烧饭,那段时间多亏有他们帮忙。家里水管坏了,他们拿着工具就上门。”侯豫安说。

不仅是日常生活的照料,更有情绪价值的提供。涂仁杰的老伴彭桂华中风后,言语不畅,不常与外人说话。加入“抱

团养老”小组后,大家一有机会就带着她出游、聚会。一次聚会上,彭桂华扶着桌子站起来,开心地给大家敬酒。涂仁杰当场落泪,他说:“我好多年没见她这样高兴过了。”

大家庭里一个都不能少

他们还常结伴出游。小组成员冀成菊的老家在吉林延边,去延边旅游是大家的一个共同念想。

2025年6月,终于成行。侯豫安决定自驾前往,一辆七座车,载着六名成员。单程3681公里,经6省停9城,走了14天13晚。途中,侯豫安特意在山东蓬莱的“八仙过海”景区停留,给冀成菊和杨勤源过了个生日,“图个好彩头,盼着大家都平安。”

到了吉林和龙,冀成菊的家人热情接待了这群远道而来的朋友,也悄悄给侯豫安准备了一场生日会。

那个夏天,吉林小城的风很凉,人心却很暖。

旅行回来后,冀成菊因身体原因,开始接受治疗。杨勤源夫妇每周变着花样送炖汤;需要去社区医院时,由侯豫安负责接送;小组成员金建平对冀成菊说:“治疗费用的事你不要太担心,有我们在。”

“他们总跟我说,大家庭里一个都不能少。我要是不好好照顾身体,对不起这些真心待

我的人。”冀成菊抹着眼泪说。

让这份温暖可复制可持续

“抱团养老”小组的故事,渐渐在江滨花园社区传开。

江滨花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梁园园表示,社区正把这种自发互助纳入规范管理——成立“抱团养老理事会”,对60岁以上老人全面摸底,按兴趣、籍贯“撮合”组队,主动孵化新的抱团养老互助小组。第二、三、四小组已经成立,第五个、第六个也在筹备当中。

不仅是社区层面,今年4月,钱塘区启动“争做好邻居 共建好家园”互助行动。钱塘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行动聚焦“一老一小一困”,分层分类匹配需求与互助资源,构建健康关怀、探访照护、应急响应等多层次互助体系,让求助群众感受到邻里温情。



小组成员外出游玩。通讯员供图

【新闻+】

互助性养老服务最新部署 民政部等11部门出台意见

为更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民政部等11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这是我国首次在全国层面就如何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作出系统性、总体性部署。

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

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营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意见明确,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全面建立,互助

性养老服务广泛开展,服务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意见要求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互助服务,提出组建互助服务队伍,为特殊困难老年人重点提供助餐、助洁、助行、助急等服务;鼓励培养专业化互助性养老服务运营团队,提升

服务质量和可持续性。意见要求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互助服务,探索推广“幸福里”互助社区、互助幸福院等模式,整合优化乡镇敬老院、农村幸福院、闲置学校等,改扩建为适宜老年人居住的互助养老社区等。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